

通志經解



書卷第二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

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

野錄

因說禹貢云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賦之總名今古文皆有

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逆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却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充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蓋皆



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鯨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書說禹之治水乃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其治水如此庚此書多句爲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傍引曲證而後通

纂註 夏氏曰此篇所載非一獨條陳九州所有以爲定法實以任土作貢爲主故以貢名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者也韋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

也若充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定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疆之有之苟專謂奠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充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禮則非也冀州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

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底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

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四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格言唐孔氏曰冀堯都諸州冀爲先治水先從冀起諸山爲第三重案格言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成四百家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地最廣充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爲幽并幽州燕薊幽涿朔莫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武夷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依山爲塞即北狄之境獵後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者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會也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案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之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

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言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事也復齋集義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漸爬疏小水今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

識得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此是第二重事方子論形勢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于河南方莫大于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考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江不知所出

邪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為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學蒙

需皆以冀州既載為句蓋因註疏有賦役載書之說據經但有既載二字無載書之意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為句詩曰倣載南畝謂始有事於南畝此亦始有事於

壺口也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呂梁山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山

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鄆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運之險阨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

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後地治之有難易與復舊集義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闢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也○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析底柱闢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行其所無事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

于衡漳

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于衡漳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

出上黨沾縣大阻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鄆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鄆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鄆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

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洛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而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磧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

言者如此輯錄從覃懷致功而北纂註曰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沾他兼反厥土惟白壤漢孔氏曰無塊曰壤夏

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

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周禮通志堂

註釋五物地之五色九等駢剛以下之九等綴音低絳色也渴厥賦惟上其列反鹵也渴澤故水處也會古外反計也以上計貢稅之法

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

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案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錯 等也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事於貢篚也
非科定取民也 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而孟子以為不善者雖間有通融未若
商周之全通於民也 東齊集傳
孔氏曰 多者為少者為難新安陳氏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升人牧人畧人掌之他以類推周官九貢致邦國之用用於諸侯王畿則止於九賦斂財亦此意又案錯法東齊所引朱氏與梁州厥賦下蔡傳不合然蔡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亦似未為的姑姑存之
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滹水薛氏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滹水又南流入于滹水非古運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

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必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案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固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洛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洛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呂氏曰 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
島夷皮服 海島之夷來貢也
新 安陳氏曰島海中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來貢也
服 用舟先儒以皮服為島夷之篚非也如萊夷縠絲島夷織貝

明以篚志之此第志其服與中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國異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爾
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南三面距河也又案酈道地其水如遼瀋易皆中而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案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
碣石 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
通志堂

集

通志堂

也。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時今人不得私自防過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

雷夏既澤 孔氏曰禹疏九河不過因河勢之自分而疏通之耳非自亦難憑賀孫

分也。○黼扶 甫反志莫中反 神龍身而入煩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

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唐孔氏曰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此乃為澤也

灘沮會同 灘沮二水名灘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許慎云河

灘水在宋又曰汭水受陳留後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汭水出陰

溝東至蒙為汭水則灘水即汭水也灘之下流入于雖水沮水地志雖水出沛

國芒縣雖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汶求之於龍沮

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王氏炎曰沮出濮陽灘出曹

州○汭芳萬切說文音汭

以蠶桑也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充

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充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

依丘陵以居至是

始得下居平地也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充貢絲織尤宜於此故特

織作冰紉繡綺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其地

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王氏炎曰沮出濮陽灘出曹

州○汭芳萬切說文音汭

以蠶桑也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充

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充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

依丘陵以居至是

始得下居平地也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充貢絲織尤宜於此故特

織作冰紉繡綺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其地

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王氏炎曰沮出濮陽灘出曹

州○汭芳萬切說文音汭

以蠶桑也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充

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充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

依丘陵以居至是

始得下居平地也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充貢絲織尤宜於此故特

織作冰紉繡綺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其地

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木惟條

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充徐揚

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縣或

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馮氏曰縣抽也 呂氏曰條始長也 陳氏大猷曰充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

未平則為下溼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

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

地平而上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溼沮洳如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

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

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

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

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較東齊集傳洪水之

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

載乃同此言專為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滑甯州也若其

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泛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廣

厥貢漆

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故貢漆絲也篚

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

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天子故畿外

通志堂

八州皆有貢織文綾



羅之屬後齊集義
林氏曰八州之貢充雍最寡荆揚最多 呂氏
曰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于濟漂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案

地志曰漂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漂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漂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唐孔氏曰青州東北跨海至遼

東皆是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是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

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諸郡也 武夷熊氏曰青州

東北踰海西南距岱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亦以其地曠隔故分為營州

今岡南之平蠻等州是也青齊乃東之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

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古者建侯樹國最為重鎮大 岨夷既略 岨夷薛

抵齊之地最為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 岨夷既略 岨夷薛

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邪郡其

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濰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濰州濰川縣東南

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濰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

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

流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

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濱之衝但濰

矣北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廣漠而斥鹵許慎

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

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 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

皆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 厥貢鹽絺海物惟

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

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

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

也畎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

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

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

為生也檠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弦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

為繒其堅勁異常 萊夷及揚之島夷間於貢篚之間竊意 蔡氏

萊人謂之山靈 時貢土物以見萊王之意歟東齊集傳 元度

曰貢物不以精麤為敘而以多寡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地微此○林氏

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三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

良也○爾雅檠絲出東萊孫氏曰檠絲出於萊夷玄縞出 浮于汶達于

欽

大野旣豬

集註

東原城

曰大野水

易所謂
詩之所

第二等
五等也

名淮古

作離
中央

書傳卷二

通志堂

為土封故曰受制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
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
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
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澤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
古文以為雉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
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者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
下邳入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
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着者也今下邳有
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之夷
也蠻貊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洲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
遺制歟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之生于澤陽浮磬之出于泗濱珠魚之出于淮
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也幣也武成曰篚
次玄黃織繡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
祭也以之為端所以知織繡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也玄之為衣所以
去山即吉林氏曰桐以向日孤生者為良猶言孤竹之管陸農師曰桐
之所服也性便溼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
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孔氏曰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陳氏大猷曰石輕浮可為磬者成而貢之聲聲清越取輕浮者良今海濱亦
有浮石○孔氏曰玄黑縞繒白縞縞也縞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新安胡
氏曰玄縞縞一色縞也端取其正謂士服衣袂二尺二寸屬幅廣袤等也

浮

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泗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淮水東入于泗
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濶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

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薛常川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是其所經歷古今不同難下
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地理最難理會全合
禹貢不着武夷熊氏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於西北
了書說澤必匯於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至南海閩粵雖
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荆
川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地乃淮東西江
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於江南者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以自
保僅可以偏霸欲以規恢中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彭蠡既
豬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湖者之謂千百為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
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既豬州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唐孔氏曰日行夏至漸南至漸北鴈九月而南
正月而北左思蜀都所謂木落南翔水泮北徂是也
三三既入唐仲初
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案蘇
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岷山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案此為三江若
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案此為三江若

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鍾 先生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錄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會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書中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大

集註 新安陳氏曰二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為中江雅餘見後九江彭蠡說

集註 南江北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為松江浙江清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非禹舊迹也皆不必取既入海也○陳氏大猷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有滎澤後堙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有二江而後或合為一乎鄴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捨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數曰具區地志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曹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湖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集註 新安陳氏曰韋昭註國語太湖即五湖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職方曰揚州數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不同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簜竹簜也竹郭璞曰竹

開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

集註

王氏炎曰少長曰天猶言桃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喬木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疎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溼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檟絲則可知矣揚言之而荆亦不言然貢有柰榦等亦可知矣蓋充青相同荆揚為一惟徐漸苞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集註 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

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

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天之等簜之材中於樂之管簜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縣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縣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貢者必待錫

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
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曰腹之欲則難於出今也
柚荀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枝矣○唐孔氏曰橘柚與荆之大龜豫之磬
錯皆非常貢故言於厥篚之下○玉篇等各早反正作簞又廣韻加我反
公

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公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
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公於海至吳始開

邪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

鮮錄

孟子言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

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

自注

陳氏

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爾今人強為之解釋終是可笑雖

自注

大猷

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公不言

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皆因上文以互見也○玉篇邪古寒戶安二反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荆州以衡

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

南也

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荆州乃三苗之國不成一書耳故今禹

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

自注

曾氏曰有兩荆山此荆山此荆山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

今地而面上所有不同廣
漢志北荆山在南郡今襄陽府臨沮縣衡山在長沙今潭州湘南縣北距荆山
南及衡陽為荆州即今湖南湖北之地也今江西亦半屬荆州○武夷熊氏曰

荆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即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

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揚州之境自

兩浙為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於江南者當以南陽為正其北接連

中原東通吳西接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為用武之國英雄之所必爭八

自北而攻而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

江漢朝宗于海

水春見曰

後可以為上此又有國者之所當知也

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南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自注

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荆州

自注

王氏炎曰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別山

下正屬荆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

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意以為名九江矣今沅水

漸沅沅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

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案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

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蟠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

曰廬江八曰提江九曰簡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

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

大略均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

為十有七道而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

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

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考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

通志堂

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
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
洞庭之為九見後九江彭蠡說外錄錄一段

江益以明矣見後九江彭蠡說外錄錄一段沱潛既道爾雅曰水自江出為

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案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
入於沱亦謂之沱若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

潛水則未有見也為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

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沱潛即雲土夢作又雲夢澤

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潛既合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職方荆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

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
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巳夢作又者夢之地也

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

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節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

下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杞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篚簞楷三邦底貢厥名包匭

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

所產不無優劣矣杞栝柏三木名也杞木似櫟而可為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

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犢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
是也丹丹砂也礪礪竹名楷木名皆可以為矢鏃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
皆以荻蒿楚蘆之其高大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箭籥不能過也則箭
籥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箭榜肅慎氏貢楷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
也致貢箭籥楷之有名者也匣匣也菁茅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蒹者非
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
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十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
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江沱潛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漢其水

云龜千歲滿尺一寸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

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

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王氏曰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

問周公定豫州
爲天地之中東

殊何以云各五
周公以土圭測

武吏熊氏曰
豫州居天下
貢賦之便易

可伊水山海

洛縣南今商州

縣入河今河南

縣也澗水地志
之間今澠池縣

元云世謂之廣
而洛水入于河

江入海
見下文
榮波

水但入河不復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vertical crease down the center. A dark, textured strip is visible along the left edge, possibly indicating the binding or gutter of the book.

榮今塞爲平地
東南以通淮泗

波水周職方

水者非也

有荷山故名其
定陶縣南又東

陽縣東北今南
歆土隹襄

王氏炎曰
下土下等

中上厥賦

織續錫貢

乃貢者蓋豫州
故有貢也推此

物故非常貢必

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鑿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立

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曾氏曰華山即五嶽在梁雍之

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

武夷熊氏曰梁州即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擊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下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壤實為天下要脊世治則順比後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擇牧守最難其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在蜀郡岷山縣之北岷水出焉

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遠皆古之岷

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岷山志云在隴西郡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漢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岷山一山跨于兩縣云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

漢之源未泚水或汎溢二山下其地有荒而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與

而見陳氏曰沱潛發源北州而入荆

縣蔡山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

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

間涸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壩崖則此二山在禹為

用功多也祭山曰旅祭

平者治功畢而祭也

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

結之然特言於諸州之後其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歟

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案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

也○曾氏曰嚴道

厥土青黎

黎黑沃壤也

賦下中三錯

通志堂

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開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開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開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開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羅狐狸織皮

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孤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泗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極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極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河至漢中東行為漢河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於葭萌浮於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河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河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汧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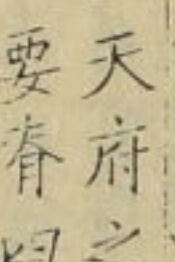
今日逾于河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州因桓水而來故梁



貢道及之復齋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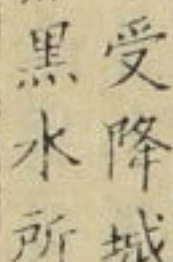
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



黑水西河惟雍州

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

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此為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曰寒以為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為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可以為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為塞地乃可爾又嘗考之古今地志雍州之地即黑水所謂導黑水至于三危者三危山或云在燉煌郡則今瓜州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南海哉若以河源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跡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以其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錯蔡氏亦以雍之西有黑水未見其可信也

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

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案
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
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
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
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
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焉豈應窮荒而導其流哉其說非是
然非行所
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林氏曰泉水皆
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
無事矣
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
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汭扶風汭
縣強蒲數汭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汭源縣也汭水連屬渭汭水也
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水也
陳氏大猷曰渭汭蔡分作二水固有詩禮可證然下文會于渭汭不過如言
洛汭矯汭耳又詩涇以渭濁未聞及汭水也漆沮之從澧之同皆從同於渭
耳未聞與汭通也作二水可疑○新安陳氏曰孔云水北曰汭一云水曲
曰汭又水口曰汭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又如東過洛汭
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
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
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

從漆渭也又案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
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之
上與經序渭水即次不
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渭而
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
水自鳥鼠而東澧水東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三同皆主
言也
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
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
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
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
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
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
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涇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
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
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陵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地或以為嶠嶠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
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案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
今既竄者已不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
氣習使然今湖南猛洞時猶竊發俾而詢之多為苗姓豈其遺種與
書傳卷二
通志堂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
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
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

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

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irregular vertical stain along the left edge. A small, dark, rectangular mark is visible near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武夷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北之地謂道不可織皮

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

梁州亦篚織皮恐
武夷熊氏曰崑崙唐書以爲吐蕃界析支即今陰山

口雷首至千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

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案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

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
通志堂

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
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
如屋太行山地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
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
脈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
其高大可以輯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
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
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塞武嶺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
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
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入于河
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陽沁潞
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
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
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
北條大河也

通志 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
境之山也 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
著自然之形勢云云見傳東齊集傳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先生曰不知是要
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
之流邪且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脈逾河而
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脈却來做太
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錄



山川

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
則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為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
脈絡或以為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焉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於相其
山勢何導之有山之有脈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勢
未有不因於山既隨山通道相其脈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
川二說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
水懷襄故川舊漬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為
表識自西波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
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
不然也○新安陳氏曰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
至陪尾為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為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荆州岍在梁州相去數
千里豈可合為一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
冢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
稱未當宜蔡氏以二條四列訂之云○玉篇濩胡郭反

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
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
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在商州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
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
也陪尾地志在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
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荆山南條嶓山志在南山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內方大別

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

荆山漢水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見梁

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是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案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庫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嶓冢至于荆山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峽筓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

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岡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之山也



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

南境之山也

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處一云去為隴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綠是山萬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待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義疏或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



孔氏曰岷山江所經在荆州○

林氏曰岷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為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冢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眾水入海之道故止此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陳氏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眾水大槩嶓冢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為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為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林陳說是獨岷岐入海一節辭猶未備岷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為下文導河積石導汎水二條又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

尤甚此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止陪尾大別敷淺源而下文方自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

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

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案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流沙在合黎之西自導弱水至導洛凡九條皆導水之事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爲山之紀弱水最在西北水又

西流不經中國故集註孔氏曰合黎水名○馬氏曰地名○顏師古曰流沙首言之復齊集義在煥煌西○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

于流沙○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波委之入流沙則已矣故於雍止

曰既西而於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合黎流沙不可意度○林氏曰禹惟先決山陵之積水使有所歸然後可施濬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岍岐至碣

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渭洛之功可施導嶓至大別導岷至敷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及導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煥煌過

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彌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

峙其上案梁雍二川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

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

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

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

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初夷

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緯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

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

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集註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

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故次之弱水黑水洸水言導而不著其

地未詳東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

齊集傳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

性而已○廣韻滇徒年都年二反篤息委反越篤也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砥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

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

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

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皐鄭玄以爲在

修武武德臣璿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復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案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居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爲絕遠當以黎陽者爲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澤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於磧磧至漢又改向磧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矣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洛實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洛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九河既論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尚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合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山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積石山其水清而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悉詳其爲河自積石三千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詳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鑿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壑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

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案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案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西爲東河至兗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河爲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爲先東齊集傳述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澗程氏曰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迹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爲山不附新河也輒竝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唐孔氏曰河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蘇氏曰河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後入海○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巴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都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

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
任之北而遂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
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
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
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
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徑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
海清濟貫濁河

三滙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

入于海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

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
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漾水者是也水經云武都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
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都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
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滙
水名今鄂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滄浪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
漢水疑即滄浪之一然據左傳漳滙滙則為水滙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
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
○今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鄱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
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
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

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
為北江且鄱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
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
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
而為彭蠡者鄱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
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
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
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
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
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淺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之文然鄱陽之湖方
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
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
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
之閒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
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
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眾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
怪者然則鄱陽因說禹貢先生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自有繆處且如
之為彭蠡信矣漢水自是後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
江水流出合為大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
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滙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全然不
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
恐只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

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堆東匯澤為彭蠡多此一句節餘見後九江彭蠡說

岷山導江東別為

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

為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

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

章

禹治江不見其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止東為中江入于海若中聞更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略賀孫嶧導漾止東為北江入于海又

曰岷山導江止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止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若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為也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既會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以為漢歷陽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一本作八洲九江之間一本無此四字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一本無乃有二字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沙渚出沒其勢不常江

陵井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為幾千百里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言九江孔殷則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常一本作今日江州以東其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瀾漫數百十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府分寧武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潯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潯以爲是瀾漫數百十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其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為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邪抑如

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為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說者亦可謂童駭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亦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邪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當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源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特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折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于今之所謂敷淺原者則其為山也微而其全體正脈又特為廬阜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矣不取於此以記衡山東道一支之所極者而獨有取乎彼之區區焉者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為之遷就穿鑿以蓋之其巧愈甚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不敢信惟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是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極精博而

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而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而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料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為澤而甚廣也以致此誤宜無足怪者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正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入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他書考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鄧今案丹陽故為鄧郡其得名蓋以此則作鄧為是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鄧陽彭澤縣漢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也而西流北折以為鄧餘二水遂以會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峙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鄧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鄧境雖在江北亦以南直此江北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無源

而必待漢江會而成哉漢志漳章為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註云禹貢彭蠡澤在其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郡陽都水餘汗餘水艾修水新淦淦水南城野水建城野水宜春水南水南水入大江者一蠡澤章水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零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案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受眾水之源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折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猶于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于零都之水則但見其為一郡眾流之最遠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眾水皆會諸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零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之數言恐亦不能使人無疑而彼固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跡未能徧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若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于河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繆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止豈自岷岐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見前導河及岐傳中若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亦有饗其繆者以為衡山之脈東渡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潭表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

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平閩粵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為敷淺原而已哉又有謂揚州之三江即荆之中江北江而又病其關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借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獨能窺見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二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闊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疆附之哉問諸吳人則曰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自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所質焉九江彭蠡說始余讀禹貢即有所疑於此數條復見鄭漁仲所論以東為北江入于海者為衍文初亦意其有理既而思之去其所謂北江者則下文之中江者無所措矣晚以蒙恩假守二年於彭蠡之上乃得究觀其山川地理之實而知經文之不能無誤也至於以九江為洞庭則惟近世晁公為是久欲略疏其語以破古今之曲說而因循不暇慶元丙辰月既望諸生偶有問者始得為之時方臥病神思昏塞甚恨文之不達吾意為說書說中又有與程泰之書與九江彭蠡說異想非定說故不贅輯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

入于海

沈水濟水也發源為沈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

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
隋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潁潁即潁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潁
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
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
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
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
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
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案程氏言
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
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
所書單立導流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
濟水性下動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
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
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
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
曰陶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
崖潛流地中而至北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
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
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矣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
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
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
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

顧弗深
考耳



新安陳氏曰方氏曰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訶北溫縣者今
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

觀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為滎然其性動實能動絕大河中而出為滎
也程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改而南
流而古大河遂為枯磧濟之貫河其迹顯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矣○導淮
玉篇跨方卓反足擊聲濼力谷力各二反水在濟南又音柏波濼也

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

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
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

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
鳥鼠山者同穴之

枝山也餘竝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
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導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竝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案經云導洛水出冢嶺山導江者漢之源出于岷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

而後言水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
於其山特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
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不言山者沈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
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

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川東注而弱水獨西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水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

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外西有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灘沮

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計

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呂氏曰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同風萬國共貫○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有以辨之則異制異俗異和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歸

而不見其異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同也○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九者既尊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

早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敘於九州之後也

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

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成皆也則品節

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門故

曰成賦復齋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水土治則六府皆理○呂氏曰底慎其心也則壤其述也本末皆備○林氏曰準則上中

中邦下之土壤即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略九等言其詳也○陳氏大猷曰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充雍故此以四

隩既宅總之於山惟見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於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之治而已

之滌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壚之復其性

而已也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

子稷封於邠賜姓姬有土有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姓昔固有矣至是偏錫之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

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上也○王氏炎曰台曰朕

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皆禹自言指台朕

為堯舜非經意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

通志堂

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鉅半
 臺也半臺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鉅秸而又使
 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
 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臺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臺麤皮納也
 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
 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
 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蓋近麤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專言田
 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
 服事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東齊集傳
 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孔氏曰甸
 服為天子服治田禾臺曰總供飼國馬○唐孔氏曰鉅籜也用刈故以鉅表
 禾穗秸言服舉中以明上下侯服以外貢不入穀甸主治田故服名甸○蘇氏
 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
 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
 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
 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新安陳氏曰或謂服如國服之服也
 有服役不但輸將或又謂結只納臺以此三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臺而
 服輸將之役也○碧梧馬氏曰結服之服先儒多以服字就結字上解結臺也
 若去禾中之粟米而納空臺惟使之服輸將之事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百里
 矣若存禾中之粟米而納空臺又服輸將之事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
 蔡傳摘出服字以為總前二者言之為通蓋孔氏亦以此明上下服站皆有所

納之役矣第孔氏說以服字貫
 總鉅粟米言之文勢為礙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

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鄉
 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

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
 以安內附也○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百里者三達文生例不可拘也
 侯服惟言邑
 國者幾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也東齊集傳
 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
 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則公伯
 在其間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
 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

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
 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陳氏大猷曰綏服

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
 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又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

易弛故當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
 林氏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
 契丹至重貴有邪律之難綏服
 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

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
 特羈靡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
 通志堂

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獫狁言獫狁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行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



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林氏曰記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相對而言則有四名舉一二言則皆可通如四夷來王○馬氏曰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一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曾氏曰周之九服述者終不能大異於作者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於其中即綏服之舊武衛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藩服即禹之荒服也○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南西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

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地也有遠近

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 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變文耳○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舉治小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河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

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愚謂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罔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其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先利用功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於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為大水患惟河為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充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充則疏河之下流也自充而青則疏濬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濬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濬漢之下流也河濬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去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淮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北始於河終於河聖人之能事畢矣然猶未也辨土地之宜定貢篚之品不疆其所無七分田產之等立賦斂之法取於民有制也甸服之內天子自治侯服之外以封諸侯又所以分民而理也至於禽獸夷狄遐方異類亦使之各得其所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事平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乎德行之感化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郿縣誓與禹征苗之眾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

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二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六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私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



李氏曰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也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事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李氏曰虞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勦汨三正于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令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

已今案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

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曰五行之氣散在天地間秀者為人偏者為物殘民珍物威侮之實也○陳氏

大猷曰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孔氏曰情廢天地

人之正道言常也○馬氏曰建子丑寅三正也○林氏曰商方有改正朔事

夏以前未有也○要之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夏氏曰董仲舒謂舜紹堯順天

道改正朔易服色此非夏以前事乎○王氏炎曰夫子論孝子產論禮皆曰天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三正不過如此堯授時以寅為正月舜禹因之堯舜之前

安有子丑二正○陳氏大猷曰使果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仲舒所云乃漢

儒多喜言改正朔耳○新安陳氏曰商以前若果無子丑二正則是自古以來

皆建寅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或謂威侮五行為威侮五行之理蓋仁為本

之神愛之理之類是慢五常也怠棄三正是棄三綱也二說姑兼存之蔡氏以

暴殄天物為威侮五行是偏以質具於地之五行

言之陳氏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

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

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

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

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

止猶王良所謂

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

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玉篇載側煥

反矢之善者

用

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軍行被社擊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

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

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及汝妻孥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

以整肅其眾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

孥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

宜有也案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

刑也子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嚴

愛盛庚遷都尚有剗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曰恭行天之罰一言與汝不恭命之三言然後知恭之一字為此篇之綱領有

之命用命而賞賞其恭命者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者也賞與戮不敢自

專必行之於祖與社皆致其恭也恭敬者百聖相傳之心法啓之恭敬之心即

禹祗承之心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於此亦可見云○吳氏泳曰廿誓一篇

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

古人之學精麤本末不廢啓雖承堯舜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

家學素講明來一傳至仲康而肅征所言亦可以考當時人物軍旅官名制度

乃知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真至言哉○武夷熊氏曰予讀

通志堂

之意嚴坐作進退之節耳然則此亦常事聖人亦何取而繫之書也愚竊以謂典謨所載其大節乃堯舜禹受禪之事未及於傳子也且征苗一事不過直往正其罪耳豈有諸侯敢與天子抗而至於交戰也哉序云大戰于甘聖人之心豈可識矣聖人亦知夫傳賢之不可以繼也幸而為天下得人而皆如舜之繼堯禹之繼舜也則亦善矣風氣益薄壽考不常高位奸窺大雄邪伺聖賢少而奸雄多聖人奈何而不為後世深慮也與其傳賢而不可繼孰若傳子定嫡而民猶有定志哉於是立綱陳紀以定一代之法度子之賢固善矣使中才庸主猶可持循勿失以保世道之小康不幸而有奸大惡如桀紂之暴則必有湯武者出奉天討而誅之矣此聖人公天下之心也甘誓之作此世運升降之一大機也帝降而王在此一簡王風一變帝德遂衰此讀書者因有感於此矣愚嘗聞之師曰禹傳子之後天下便是半死半活世界不恃人而恃法其弊則至此哉胡文定傳春秋謂孔子兼帝王之法當傳賢則傳賢當傳子則傳子此固正論然嫡可前定賢不可前定而亦何所守以定天下之民志哉傳子以嫡使民無異志而又教之得其道輔之得其人上焉如伊周之於太甲成王也次焉如霍葛之於孝宣昭烈也隆師保之任嚴教諭之法則亦庶乎其可矣○愚謂堯以天下讓舜舜以天下讓禹至於羣后德讓丹朱以傲虐猶執賓禮於虞廷有苗以昏迷尚感文德而至格聖德神化如洪爐大冶豈復有銷鑠不盡之頑矧哉以啓之賢繼禹之道而有扈小臣敢於抗天子勇於拒王師史官作書曰大戰于甘所以深著有扈之罪也於此而不聲罪致討則亂臣賊子何所懼哉以此知天下之患雖小不可忽也前人之功雖大不可恃也在我而已矣世固自蒙祖父之烈虐用其民而顧自信人之不叛已者吁奚可哉彼有功於天地生民者莫若禹能敬承繼禹之道者莫若啓猶有有扈氏之亂況不如禹啓父

子者乎吁萬世可以鑒矣抑愚又有感焉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啓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以征有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急稟三正與侮慢自賢又道敗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尚一乃心力者同辭蓋宛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張氏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田便至失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蓋也為人君可少肆乎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也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

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新安胡氏曰此史序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

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

得逐遂



林氏曰觀左傳魏絳數罪之失曰淫于原獸曰將歸自田家衆

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未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又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

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

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于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閒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意



呂氏曰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五子義其原蓋出諸此

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懼歸之於己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皋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陳氏大猷曰五章詩仰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

之不降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

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



新安陳氏曰五歌節奏有

序若出於一意者五子相與共為此歌未必一歌必出一

予視天下愚

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

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于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索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



陳氏大猷曰失至於三不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林氏曰朽索馭六馬猶晉人作危語○新安陳氏曰古車

一乘四馬兩服兩駟天子車六馬服駟之旁加兩駟也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駟在駟外為駟○陸氏曰天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陳氏經曰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以見

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酣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

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

集註

林氏曰此但言訓承上章皇祖有訓也○王氏十朋

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曰三風十愆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與此同意○真氏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
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覺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源乎此
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座
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其三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
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
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案左氏所引惟彼陶
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集註

陳氏曰
猷曰道

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左氏所引見襄五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

宗絕祀

明明而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
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
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
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
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
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案法度之制始

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

集註

問關石和鈞
恐只是鈞石

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之名如周禮嘉量之

類曰恐是若潘子善

謂則○節初齊氏曰以理言則以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為五典是也就事言則以堯舜所行為二典是也動則隨時取中靜

則守正不移而皆自然有以為之準此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言其物之當然

者則曰物則言其理

之自然者則曰天則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

子將時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

可追

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時依彷彿無人之可依也
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
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

集註

林氏曰曷歸者太康也五
子則曰予之悲民仇者太

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康也五子則曰仇予仁人之於兄弟榮辱一體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
危辱親愛之至情也○施氏曰五子之怨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親為不善以
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於中而發見於外安能若是孔子於書取此歌於詩
取小弁其意一也○陳氏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
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自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慎
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以是始終為一篇之綱
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愚謂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
性司之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

集註

通志堂

書傳卷二

試之卒至禍敗其太康之謂與禹之訓色荒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毒而犯致死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如此哉禹訓之嚴太康雖不悟然後之為君者有所警焉所以四百年而後有桀于有餘年而後有紂不然如太康者豈若是疎乎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義和貳其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案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征之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胤侯之書則胤侯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

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豈待相而後取邪義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問東坡疑胤征曰袁道潔考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稷伯夷謂之後也方失河南然亦疑義和是箇曆官曠職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左傳曰羿逐太康立其弟仲康在位十四年不可考皆此類也大雅芻子相立○林氏曰義和夏為一官至周不復稱義和而為馮相保章氏隸於大宗伯其任又輕於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愈益輕矣○息齋余氏曰傳云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其曰始即位以掌六師也其曰次年則不復著其所據後又引唐志曰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當何所折衷歟今案經世書以征義和為仲康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

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

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微駭保安也聖人訓謨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未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案日蝕有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康得慎天戒而修省矣今昨官離次不知有日蝕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於誅乎 母歲孟春適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 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

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存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

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

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

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昨官則亂其所治

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輒而掩蝕於房宿也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

於晉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

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

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嗇曰走者

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

爲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

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

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 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日光都盡

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朝後

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

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

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

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

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爲非常

之變矣詩傳義剛問生明生魄先生曰云云又曰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

後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月食如何先生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

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處所射故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

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

赦林氏謂是警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未知是否先生曰以上文考之林

說非是然此篇自可 蘇氏曰官局所在曰次○孔氏曰房所舍之次○

疑當闕之答潘子善 唐孔氏曰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所舍之處九月

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或以房爲房星房心爲大火以然集是止舍之

書卷第三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
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史記湯黃帝後帝嚳生契為唐虞司
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
天乙都亳今濟陰亳縣○鄭氏曰商在太華之陽湯
在位十三年崩壽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征之亳眾
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不誓于亳都
者也今文
輯錄
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
古文皆有
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史記
但書湯放桀而死書武王則曰遂斬紂頭懸之白
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儒用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
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
也亂
張氏曰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乎曰天以天下之心為心天下之
心以賢者之心為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以民心卜者多以

賢者之心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

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

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

必往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

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若禁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禁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禁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且月而商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張氏曰人情莫不惡死而好生今欲與桀亡疾之甚矣○新安陳氏曰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下為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言與也食言言已出

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新安陳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欲其速亡如

此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之所離即天命之所棄也天命湯

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

鈞其心一也堯舜之授受禹啓之傳繼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天適乎

時合乎義一而已矣○愚謂禹征苗有誓啓征扈有誓盾侯征義和又有誓皆

征所當征也而不言順若湯之伐夏而亦有誓何歟蓋誓者臨衆發命述其興

師之意故禹也啓也盾侯也猶可無誓惟湯則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

天之所啓我固違之是逆天矣有如此意天下皆知惟毫之民不知故有議湯
 之稱亂者有咎湯之不恤我衆者有止湯以夏罪其如台者而湯則曰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是非敢於稱亂也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衆也將以恤天
 下之衆也雖以夏罪無如我何而不止者將以救彼之願與偕亡而不得者之
 苦也此湯之誓所以專爲毫民而發也其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不勵
 士氣而一人非誘以利休以禍而強其從我也吁湯之不幸乃天下之大幸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
 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
 而言蓋非特釋湯之勳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誥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勳德處先生曰正是解他云若
 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

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
 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
 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
 得恁地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夢孫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
 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
 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
 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

爲口實哉此湯

集

新安陳氏曰觀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
 之所以恐也歟○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

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如此○鄭氏曰必往之師以
 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仲虺

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績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
 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

耳目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
 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餓失其所以爲主
 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
 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
 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之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
 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繼舊服武革
 商而繼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
 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誥一夫紂矣宋開誠若夫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
 主而自殘賊則謂之賊矣非一夫何而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陳氏傳曰仲虺作誥北曰釋湯之勳亦進德成湯之書也○新安陳氏曰凡
 誥之表正績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也何慙之有此以天之生湯者釋之以見湯

順乎天也。呂氏曰：以湯勇智如此，惟循常行之理而已。○真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憂故有德，德以為不獨愧於人，亦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特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桀不察其罪，即所謂常也。

帝將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也。善式，用也。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附。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摩我邦。

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簡賢附勢，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無多，徒以不察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泥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

如北史記：言湯以苗衆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簡賢附勢，意足聽聞，據古語云：道德善言，其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林氏曰：桀召湯而囚之，夏臺，桀欲安得不忌之乎？知是言先生曰：是實孫言，史之史不虛矣。○陳氏曰：言令聞也。王不遁聲色，不殖

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通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懋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若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林氏曰：稱湯之盛德，首以不遁聲色，不殖貨利者，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為天下湯之心，清淨寡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果有利之心乎？葛氏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於人君心術之正邪，心術一正，則君子進，小人退矣。君子心感於聲色，則便辟之臣得志，貪於貨利，則聚斂之臣得志，有功德者，官賞何由及之？不通不殖，乃懋懋懋功之根本也。○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林氏曰：用人惟己，如自己出，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新安陳氏曰：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所以克仁者，實自不遁不殖之無私欲始歟。○愚案：傳訓懋為茂，又謂與時乃功懋懋同義。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通志堂

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僖

子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

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案盛湯使毫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
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
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
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
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
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
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集註

新安陳氏曰民之戴商如斯何慙之有此
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
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
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
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
邦國乃其昌矣

集註

林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天
理之自然也佑輔顯遂爲善者必爲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爲不
善者必爲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道
則輔而固之桀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容心哉○復齋董氏一推亡

固存一句乃總結上意○愚案此章傳義與前題下語錄不同林董得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

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
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其廣日

新之義與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
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
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
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
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
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
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
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教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
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
于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
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淵源而源要其心禮義本諸人
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與

集註

問禮義本諸人
心惟中人以下

爲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曰湯武反之也便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

便是惟聖固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忌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忌地便是凡人問若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得已而然也人愈地着心自是操實孫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先生曰只是箇心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是要心觀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此兩事耳

集義 唐氏曰聖人德貴於口新故繼以懋昭大德以義以禮所以日新其德也○太史范氏曰神宗在東宮王陶講志自滿九族乃離神宗言九族乃離微子之去是也○王氏十勿曰聖人於事與心無所事於制所以然者使後人有可繼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德與中皆當兼體用而言德即人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大德云者全體大用無非中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矣由是而建中道之標準使民之罔中者皆惟我之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中之體用亦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是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所謂垂裕國體義之餘用也○陳氏大猷曰能自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己故可以王謂人莫己若則論語悔過善日消惡日長亡之道也好

問則衆善集故優裕自用則能有限故狹小

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舊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

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案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繼述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憂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懸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

集義 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昏暴即上文佑輔取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集義 悔之事新安胡氏曰有禮昏暴蓋欲湯之自警也湯豈昏暴者哉此亦虞廷以微虐成舜之意○愚謂君臣人倫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耳苟一爲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置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爲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顏怙愬而心不寧已久矣天交迫但知爲民除害而非以爲己利也及桀已放夏已亡而天下之不吾釋然後慙於遂君而代立聖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安矣不有仲氏之誥以明其不得不爲之意與不可妄爲之理則何以暴白成湯之心事而陰折來者之姦謀自是而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藉口也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 王曰嗟

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

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五
論
蔡行父問書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繫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古之聖賢纘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賀孫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為降善便是無意思衷不是善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冰開降衷于下民云云先生曰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精當恰好底道理此與程子所謂天自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一原又自不同彝是常道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物必有箇當然之則蓋若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則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聰耳之則也故民執以為常道也若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

一原亦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為準則而取正也詩書所說便是有箇人在上焦地分付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有主宰意渾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與云云夫陶安國問降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同異先生曰左氏云始終衷皆與一又云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與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為善却說得未親切又曰此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他日考之自見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

注
孔氏曰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真氏曰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

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新安陳氏曰諸家解若輕說克字方重說天賦人受本有恒性君不必容力於其間也至於修德之教使人各安其道則方有賴於君焉蓋諸解以惟后對惟皇上帝作兩股說蔡以禹衷民性后綏作三股說觀此一段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

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茶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

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輯錄問天道福善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天莫之為而為天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貴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貴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輯錄貴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東齊集傳貴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曰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愒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愒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

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

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輯錄楊尹叔問簡在帝心註簡閱如天檢點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
輯錄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己身有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寓

民而以克緩厥猷者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一人皆不棄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之罪也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則君致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

之君有罪乃其自取夫以一人之身臨莅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其身必使

通志堂

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天之所任論至此則獲戾於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墮也湯誥一書多兢業之意○新安陳氏曰此所以綴結篇首降衷有性緩猷之言深味之成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未保其終也曰尚曰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忽之意實兼人已而言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新安陳氏曰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蓋夏之所以亡而稟稟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論語摘其要語曰于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但書詳而語略耳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麤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廣伊尹書及說命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日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廣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大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

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中寅月也蓋數月朝觀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宰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攝而告廟也侯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鄴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

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其不辨
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又案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
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子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子其叔父也
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子之
柩前居憂於仲子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
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徧告祇
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
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於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而仲子之事但
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而仲子之事爾餘見書序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設使聖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格
言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而立二年仲子立四年皆太丁弟也程
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子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孟註問外丙二年仲子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
之說亦未可據邪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年亦未可
據也曰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曰若如此則二年四年
亦可推矣曰却爲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
此類且當闕之不可深究廣銖問書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
成湯沒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則是太甲服湯之喪既不
明伊尹遂使居於湯之墓廬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湯崩大丁
未立外丙二年仲子四年湯沒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子之喪夫服仲子之
喪而乃廬於乃祖之墓恐非人情伊川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子方

四歲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爲兄弟之名則丙當爲兄
壬當爲弟豈有兄二歲而弟乃四歲乎案皇極經世圖紀年之次則太甲實繼
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子四年之說當作如何訓釋乞賜垂誨先
曰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
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讀書求義理以爲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
問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
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
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丁國家事體恐
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即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節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
之類某後考之只是方字之誤當作新安胡氏曰序言太甲元年序周
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者也

史所稱故稱祀元非即位之元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即位元年改
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正月蓋以正朔行事也胡氏安國春秋傳
曰國君崩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
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陳氏大猷曰祠祭也先王高祖如詩言玄王
之類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尹攝祠侯甸舉五服
之近者以見其餘胡氏春秋傳謂即位者告廟臨羣臣是也明言烈祖成德以
訓猶五子述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
信守之也呂氏曰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之乘其初心之虛也後雖昏迷而終
克終允德訓之早故爾吳氏曰意太甲是時不明之跡已見

端緒故伊尹稱湯以訓庶幾其速改而不能後卒有桐宮之遷

曰嗚呼古

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

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覺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集註

陳氏大猷曰方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日新而未

於亳都也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呂氏曰夏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桀纆弗率天即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爾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弗率而降災災谷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造覺雖鳴條一日之間而基本則兆於亳邑之素也孫氏曰造為攻伐自於鳴條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數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

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數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

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集註

呂氏曰告以嗣德在初欲乘其天胡氏曰此一節言湯以德得人心今王繼先王理正發之初而開導之也○新安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

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肇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口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止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說

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得來大段是一箇修飾底人於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是說得大段地着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

說檢身若不及文蔚曰如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

經心耳文辭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錄固論尚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某舊讀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止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如此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勿勿過了

集註

張氏曰父子兄弟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五十年格言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為紀○賈逵註國語云先民古

賢人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集註

孫氏曰敷求求

之非一方也如立賢無方○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宜求賢以遺後人也

集註

制官刑儆于有位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

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于蒙士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臣下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

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

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

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

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若昌邑

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止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

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

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答吳晦

叔具訓于蒙士吳斗南謂古者

墨刑人以蒙其首恐不然廣

呂氏曰古成童習舞恒舞則為愆歌以

生○史氏仲午曰意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尹尹指其

人明言姑曰先王之制官刑如此而徐為之謀後遂營桐宮不使狎于弗順焉

○真氏曰殉如殉葬之殉蓋以其身陷于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臣下所以不

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

不諫亦有刑也○左傳昭十四年昏墨賊三者皆死刑○薛氏曰善不必小故

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惡不必多故有一于身家國必喪虞公以垂棘之璧亡其

國吳太宰以越之女色覆其宗先王之戒豈誣也或曰臣下不匡而遽入墨之

重辟無乃過乎曰置臣所以正主也視主入喪亡而不之救其可貸乎重其刑

使之進而諫未必死退而不諫必受刑則雖中不欲諫亦不得不諫也○新安

下者欲臣下以是微天子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

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

戒之

陳氏大猷曰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孫氏曰以其謨之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即指

三風十愆之戒也○張氏曰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其身則能如夏后之懋德繼先王以嗣德立愛立敬作善之祥惟德之慶皆自敬其身出敬立則百善從也○陳氏經曰既戒以祖訓又戒以天君所當畏惟天惟祖宗也○王氏十朋曰善祥惡殃天之不常乃所以為常也○真氏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殛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歟○新安陳氏曰此篇尹訓太甲於即位之初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祭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

宗成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存祗厥身之一言能祗敬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祗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蓋已豫為太甲憂矣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至如太甲三篇之痛切耳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祖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

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錄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

伊尹

新安陳氏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後二篇作於自桐宮歸亳之後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

此以發之

伊尹

葉氏曰阿保通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

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

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

王丕承基緒

顧常目在之也諫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

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

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真氏曰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新安陳氏曰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於先王之明德以得天下

與伊尹之出身以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祖與尹開國之大臣是惟尹躬以嗣王得以承此大業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

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

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毫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闕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闕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不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不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

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

如何先生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答潘子善

蘇氏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言君臣一體禍

福同也○呂氏曰自周如周于德之周謂君道周備無一毫虧闕也自周之中自有有終之理○新安陳氏曰既以桀之無終戒之又以不敬而不君者戒之

無終則累於相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儆之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

真氏曰辟不辟之言治甚於漢人之所謂帝不誅也然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以爲常無所念聽然不聞其怒也此所以卒至於思庸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時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

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母顯越其命以自取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

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真氏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若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若

志堂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

以懌萬世有辭

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

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以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作虞人說如何先生曰

唐孔氏曰括矢末也○陳氏大猷曰言欲永終汝所當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王氏曰語靜之道則曰慎乃儉德欽厥止語動之道則曰若虞機張率乃祖攸行○陳氏大猷曰萬世有辭所謂永圖也○林氏曰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惟終也○新安陳氏曰罔不祗肅言湯之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曰有終曰永圖曰萬世有辭勸之也曰罔克有終曰自覆戒之也此章仍是以先王始之以尹躬結之王能欽敬而有終先王之望尹之幸也王不能欽敬而自覆非先王之望尹之不

能盡其責也尹本自任以天下之重又受先王托孤之重任故告戒之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與尹躬相關繫收結之

王未克變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

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於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憂克終允德

祖往允信也有諸己之謂性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新安陳氏曰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知太甲之性不過中篇之義人平日誘以爲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善之大臣惟一伊尹而已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之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伊尹之開國元老大忠大公者能之而非泛焉之大臣所敢爲也又案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伊尹習與性成之一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與性成以氣質之性言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近世橫渠張氏而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愚謂太甲嗣位伊尹已迷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之戒太甲乃不惠阿衡庸罔念聞而狎于不順非亂風之猶存乎苟非伊尹超然深識通權達變爲遷桐之舉有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不危乎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通志堂

甲太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作書

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

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

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

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

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事雖不可見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於桀必盡其

忠誠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為之孫始皇

宜有餘殃故扶蘇為之子天也

陳氏經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諉於天太甲

合命之道矣

呂氏曰使太甲不改事將若何今既克終善慰何如哉玩味實

字可見

新安陳氏曰克終厥德即前篇所望其有終者也此所謂善世無疆

之休即前篇所望其萬世有辭者也前願之而未得今得遂其所願也湯緒

幾覆今也自是可知先王之望遂矣伊尹之責桀矣其欣幸為

何如焉得不因其遷善之一初而許與期望之於悠久也哉

王拜手稽

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

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

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

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

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墮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

戾罪孽災遘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

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

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

復昔之悔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

已豈居成

王之下乎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民非君

林氏曰

太甲終

王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稽首

伊尹

拜手

懺先

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

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

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鄰國之人乃曰云云此可見得民心處賀孫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

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葛日新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

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

無斁

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

太甲能是則我承王

之德而無所厭斁也

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

為姦人所欺為聰賀孫

也既立不明背棄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病根去而

德成矣尹躬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責始盡是承王之美於無窮也○張氏

曰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能有所立舜不以堯為的則不能傳道統視乃厥祖欲太甲以

公為的則不能大成顏孟不以孔子為的則不能傳道統視乃厥祖欲太甲以

成湯為的也○新安陳氏曰伊尹提起先王于惠而勉以視乃厥祖然後以朕

承王休結之仍是先王尹躬對言以警動期望之也○愚謂太甲之心前日

陰霾昏蝕一旦天日開明迪哲之資誠不可及矣考恭明聰四者修身之要允德之目也

太甲下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本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

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

以厲大臣格言淺

深有序蓋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

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氏懷

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

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

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

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

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人者

敬誠仁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

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

通志堂

十七

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而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集註 同道固不與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與亂同事固不亡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敗遊樂射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末襄公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不知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同其能有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說而進圖終之道也圖終之道常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為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后矣尹蓋慮太甲悔艾於初而轉移於終也故言及此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

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似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

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 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

無輕民事惟 新安陳氏曰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鯁直之

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母通母輕民事而思其慎終于始不情孰

鳴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 難受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遠以逆于心而拒之

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

通志堂 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

失在此固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集註 林氏曰自古受託孤之至難為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趨捨未堅苟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則吾退而小人乘間以進必將以辯言亂舊政而胎國家之禍矣所以伊尹明告以堅其心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絕天下之疑而杜讒賊之口使功成居之有一毫利之心則好議論者安知不以前日之事為疑乎所以作書未終而歸志已露也○新安陳氏曰老氏曰功成而不居蔡澤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何與於我自憐然從湯以後則以身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此責愈不容釋矣不得已置君於桐以攝政蓋既以身任重不容不犯臣子之大不得已而非可諉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戒拳拳言言忠愛必以先王尹躬對言幸而太甲悔過修德遂復政於君欲奉身以退尹至是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身任重可以釋矣由其任重恐恐不勝之心而復還耕莘置焉自得之身其欣幸當何如哉此而不退則寧無貪戀寵利之疑置君於桐大不獲已至忠至公之本心誰白之者伊尹可謂自任之重自處之審矣使湯有太甲為之孫而無伊尹為之佐其不一再傳而斬者幾希尚何六百年之耿望哉○愚謂伊訓作於太甲嗣位之初重在謹始故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太甲上篇作於不惠阿衡之時重在謹習故曰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中篇作於克終允德之後重在懋德故曰王懋乃德無時豫怠下篇申言懋德之意重在謹終故曰慎終始慎厥與又曰慎終于始蓋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伊尹之於太甲先憂而喜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

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

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

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蔡氏元度曰常厥德所謂德惟一不常厥德所謂德二三惟一為能常○新安陳氏

曰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間斷者也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

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

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

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

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正

銖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是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而不雜所謂

也至德也所謂純一而不雜者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
欲聞雜之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
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先生曰此篇先言常德庸
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
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

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
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

之降災祥

張氏曰一者純乎天理二三者雜於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
在德故也人欲無往而不凶以其體即凶也○林氏曰降於天者為災

祥受於人

者為吉凶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
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

張氏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
日新變有間斷便不可德明

其德亦當俱新○陳氏大猷曰終始惟一此言修德之當一也○新安陳氏曰
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自儆如此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仲虺告
亦如此是日新乃太甲乃祖之家學也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
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
始惟一為視湯之銘發明精密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
材者能也左右

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
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

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
也惟和惟一和者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諸家說

不同不知此四為字當作如何音先生曰為字竝去聲為上者輔其德而不阿
其意之所欲為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時舉賀孫因說如逢君之惡也

是為上而非是為德為官室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是為民曰然伊尹告太
甲却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明恁地切至令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傳

說告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傳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
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話却從天理窟中提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

句句是天理又云非讀此如何看得道理透見得聖人許多說話都是天理又
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

又說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林氏曰任官大臣至百
之類或以左右為大臣非也自古賢材在位天子左右苟非其人則勢不兩立
小人必勝君子必危欲賢材之任官非左右惟其不可也○張氏曰尹欲堯
通志堂

舜其君則為上為德可知欲堯舜其民則為下為民可知○陳氏大猷曰人君莫不欲日新其德然或不克終者由小人蠱之則不聞斷於己亦必聞斷於人也故又告以用人之道所以貴於用有德有能而必得其人者蓋臣職在於致君澤民為上則欲輔成君德為下則欲澤潤生民所繫之重如此任用之際其難之而不易謹之而不忽待之協和而無乖信之專一而無二此言用人之當一也

無常主協于克

一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改過者與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問德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為精密

何答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善始為古爾善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古爾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彼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大雅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

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德無常師四句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於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意蓋如何得知這善不善須是自身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非善惡瞭然於心目間合於此者便是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箇蜚卿謂一恐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識矣曰只是如此曰看得道理多便於這般所在都寬平開豁都無碍塞如蜚卿恁地理會數日却是恁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碍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真日一與不時便見要之今却正要人恁地理會不得又思量但只看自家真日一與不時見以來新意且放下着許多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曰這四句極好看軒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鏑得些這說得也好頃之又曰舜之言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道夫問橫渠之言如何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是主良心道夫

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既言惟一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
常師氏主於善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貴協合統會
于克一之地謂一以貫之也○新安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
之萬殊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精以擇之也即所謂惟精也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南軒張子謂精一數語外惟
此最為精密深味之伊尹之言即自惟精惟一充廣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淵
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摘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 俾萬姓咸曰大
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

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
應之理自然然而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
天祿也烝民也天祿安 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 嗚呼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七世廟親盡則遷必有
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
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
後世服乎當時有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罔使罔事即上
篇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
也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主于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
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
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
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言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
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
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
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
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 新安陳氏曰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
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修德行政之際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
之見於行事者又謂一德雖全尤不可以自足矜心一生而匹夫匹婦有懷不
得以自盡則一善之或遺即一德之有虧何以大有成於天下哉此節言后非
民民非后及不可使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其與舜命禹以精一而末及於眾非
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亦有合焉伊尹之學其樂堯
舜之道而有
得豈不信哉

盤庚上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於
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

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
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
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詰體也三篇
今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通志堂

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要詰諭民間一二
 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為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
 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是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
 利害今更不說實孫顯道曰商書又却較分明曰商書亦只有數篇
 如此盤庚依舊難曉曰盤庚却好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
 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為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
 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元德問
 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手前功至嘉績于朕邦全無
 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如中篇又說神
 說鬼若使如今語今如此好一場大鵬突尋常讀尚書讀了大甲伊
 訓咸有一德便着輓過盤庚却看說命然高宗彤日亦
 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通姑置之人傑
 祖乙之會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
 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王都耿矣毫殷毫之殷地殷者毫之別
 名在河南耿在河北○吳氏曰此書說者多言某篇為告臣某篇為
 告民某篇為兼告臣民以余觀之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
 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
 論事之繫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繫乎民者主民言之君心初無適
 莫臣民皆欲其盡曉也○林氏曰遷都利害甚明而臣民傲上從衆
 誠常情所不堪盤庚諄復懇到曉以利害禍福之理不啻如慈母之
 教子非優游不斷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曉然中心悅
 從以共享安利而無絲毫之牽強所以為王者之政也又曰耿地障

塞沃饒易以致富富家巨室久居殖貨閭閻細民則告蕩析離居今
 遷毫乃小民之利而巨室所不欲故為浮言以搖民情此三篇所由
 也作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

籲呼矢言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眾憂之人出
 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以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
 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
 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

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
 言我先王祖乙來都於耿固

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
 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爰宅于茲以下疑有闕文茲指耿邑當有說水患之語然後繼以重我民無盡
 劉今所以欲遷者蓋重我民生無盡殺之此地之理此地蕩析於水既君民不
 得相正以生矣所以卜以稽之而必遷也○孔氏曰其如台其如我所行○林
 氏曰古者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縣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
 茲衛文楚丘之遷亦曰降
 觀十桑卜其吉是也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通志堂

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

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薛氏曰不遷故固知天之斷命則遷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王之業也○陳氏經曰命在天而曰恪謹天命其

永命何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勅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使盤庚不遷都而苟安于耿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林氏曰一毫不應湯都盤庚遷而謂之二邦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邢汲冢紀年謂祖乙遷奄此不可據意者更有遷而史失之歷世久遠不可臆決也

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什也由古文作也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藥營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什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

我國家之命于殷以繼復先

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魏氏曰書言由藥由宇左氏傳註本再萌折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藥本作藥今作梓書由藥而萌藥皆作藥李巡曰

折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圃曰梓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梓○徐氏曰謂以之木更生孫枝也○呂氏曰京師為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陳氏盤以耿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

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敷教服事箴規也耿也瀉園塾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

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實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聞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曰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瀉園塾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過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

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陳氏大猷曰去度如朝市室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又曰遵故事則人情不駭

達微辭則人情不雍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

王若曰格汝衆予

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

私心也無與母同母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王氏曰凡言若曰或史述上言而代作非其自言○陳氏經曰當謀

為後日慮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陳氏梅賾曰盤庚戒諭羣臣惟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末肩一心申

嚴於中篇不宣乃心恐迂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我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古我

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歌指王

用玉欽固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

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

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收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

百姓說謊多言只起信於民者皆險險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

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

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便

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

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史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

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素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中

前無傲之戒勸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

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

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

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

申前汝猷黜

乃心之成

德○李氏曰言不欲遷者徒為順民之虛名遷則為安民之實

患而不救豈實德乎無實德及民乃敢大言欺衆謂自汝祖世有積德及民可

乎○林氏曰黜私心而施實德欲其愛人以德而不以不遷之姑息為愛也○

夏氏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陳氏

大猷曰不遷則徇人情而患在後雖若愛民實害民也遷則若拂人情而利在

後雖若勞民實福民也在位以使民不遷為有德於民故戒之如此此章總告

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新安陳氏曰前言猷黜乃心此言克黜乃心是前言

所謀為之者今真能為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通志堂

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信屈贅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甚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

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

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胥顧于

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

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吉好也先惡為惡之

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恤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谷過也則惟爾眾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集註

導民以遷

而先不樂遷民亦從之是謂先惡○陳氏大猷曰恫痛不意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蓄之意既先惡於始又護病於今後雖悔之身無及矣○張氏曰毒曰自生禍敗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皆汝自取之罪也

舊惟新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案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也

人但謂求入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

集註

唐孔氏曰鄭云遲任古之賢史○張氏曰器惟新者

但以證人求舊爾故下文繼以乃祖父非以器喻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

德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

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乎**集註**孔氏曰古功臣配食于廟○新安陳氏曰配對也大勳勞之人方得配食非遍及有功者此言與享如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耳

盛度總告羣臣豈盡皆配享乎○孫氏曰前言胥及逸勤則曰乃祖乃父此與享止曰乃祖蓋逸勤不止一人配享則非有功之祖不與也○陳氏大猷曰此

以羣臣世有勳勞當與國同休戚者感動之乃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謂汝從我遷我固不敢用非罰加汝執迷不遷亦不敢用非德福汝又承上文撲滅之

言以起意而以威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

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一不容但已者弱少之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有遠

我告汝以遷非易也如射之有志定而後發發而期於必中豈嘗試其有成也○孔氏曰不用是成人之言而遷是侮之不遷則孤幼他日受害是弱之

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

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之意蘇氏訓為敬傳從之恐非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咎比于罰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巳爾民何不忘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

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

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各胥怨而止以爲丕從厥志何也

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

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

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

何生在上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

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今予命

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民當一心以

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予迺續乃命于天予豈汝

威用奉畜汝衆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

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大也耿地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

而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

通志堂

書傳卷三

天

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

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

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

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

道以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

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

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也其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

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救也此章先儒皆以為真

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

言也案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

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

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

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

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實諸

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邪乞賜垂

誨先生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大意言我不幸

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嗚

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告汝不易即「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

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

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

極至之理存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新安陳氏曰告汝不易一說告

不易矣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綠羣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

亡矣汝不當偏為私已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乎心則明見利

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乃有不吉不通志堂顛越不

矣不設中于心則人必傾汝身迂汝心也

恭暫遇姦宄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新邑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剗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母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敕之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

建乃家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

遷永立乃家為子新安陳氏曰生生養生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孫無窮之業也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盤庚既遷新邑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以安有眾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集註為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懋之以建大命勉之陳氏大猷曰康戲怠乃其故習未遷則憚以為難既遷則苟以為足未必不謂不必更勉而自可以永命矣命雖在天建立之在我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

能懋勉故首以無戲怠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

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歷盡也百姓盡也

內民庶百官族新安陳氏曰朕志下文所言是也意前日浮言之徒必姓亦在其中有唱為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眾疑而絕謗讒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

于朕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

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集註宏茲責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篇終既遷之後言欲為之意以望羣臣也此所謂朕志也〇愚案立政三亳又本皇甫謐說

今我民用

蕩析離居固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耿為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于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冲人非廢厥謀

書傳卷三

通志堂

弔由靈各非敢違上用宏茲貴

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貴皆大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

爾眾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眾亦非敢違我上亦惟欲宏此大業爾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情委曲忠厚之意謫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張氏曰盤庚非特不廢人謀上者鬼謀亦不敢違之是人謀鬼謀皆以爲當遷○**蘇氏曰**貴飾也宏此大此郊廟朝市之飾○**陳氏傳**良曰各非敢違上君民匹敵之言也蓋曰吾與汝皆非私意各惟上是用以求其宏大落飾之事爾○**新安陳氏曰**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如弔由靈宏茲貴等語實難曉姑
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依前註觀之可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之保居敘欽
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

自庸

無母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

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誅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新新安陳氏曰此篇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終曰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始以朕志告百姓終以朕志告羣臣明示一人之心以通臣民千萬人之
心告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告臣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辨前日羣臣唱浮言以惑民者傲上從康其病證也具乃具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革傲上從康之病證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具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可以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

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
通志堂

夢得說於傳險中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一作諒陰古作開案喪服四

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鸛鷀之鷀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然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也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今矣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語郭叔雲問諒陰以他經考制先生答曰所引剪屏柱楣是兩事杜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而用草為屏不剪其餘至是改而西而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着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剪而除之似謂剪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諭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滕文公五月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

此書說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子言

庸川也高宗用作書告諭

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高宗夢傳說分明有箇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傳說在那裏高宗却不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此祖道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備
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亦何足怪又問高宗往來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太史范氏曰中庸曰誠則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張氏文蔚曰誠心求賢寤寐不忘此心足以合上天生賢之心矣高宗之心有以合上天生賢之心上天之心得下應高宗求賢之心○陳氏經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高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而效其所為必有以私意用人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夢得

鄧通光武以識得
王梁豈足憑哉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

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
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上築傳巖在虞號之閒肖

似也與所夢

孔氏曰刻其形象○皇甫謐曰寫其形象○史記殷本紀
是時說為胥靡於傳險○孔氏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

之形相似

○漢書音義胥靡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新安陳氏曰傳訓築
為居以今人卜居曰卜築證之蓋恥說之為賤役也孟子曰傅說舉於版

築之閒賈誼曰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古聖賢如是者多矣不必文飾其辭

爰

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
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

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

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

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錄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傳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

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但毫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傳說

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往往形於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

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

河但毫是說高宗是說甘盤眾未應據來暨厥終罔顯只是

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是嘗在民間來

右蓋不徒相之而必親近之也蔡氏謂以冢宰兼師保亦不必如此說得

非據君顯小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之語乎此何足據

命

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
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開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之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

言

新安胡氏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以責之納

誨輔德為第一義真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於甘

盤而有得故

其言如此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
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
而無隱沃朕心者澆我心而厭飲也

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

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新安陳氏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

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相乎必有如也

若藥弗

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矣

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
愈也弗瘳喻臣之言不苦口

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王氏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
視地則為物所傷此高宗倚說為兩耳目一時不可無說也

惟暨乃僚罔

惟暨乃僚罔

通志堂

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正率循

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

鳴

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集

新安胡氏曰即相亦惟終之意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子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

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

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

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孫氏曰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曰後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后王

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

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武夷熊氏曰明王奉若天道止惟以亂民至哉斯言千萬世為人君者之龜鑑也桀惟不知此而湯有鳴條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會師曠言於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人君者聞斯言可以悚然懼矣○新安陳氏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大略至是乃詳及為君立政之道始望君從諫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綱領條目也惟

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達故說說欲廣充高宗之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陳氏大猷曰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取人為善也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取人為善固可成性必與天合德始可以言聖可謂善責難於君矣○新安陳氏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惟聖憲天即明王奉若天道也惟臣欽若即承以大夫師長也惟民從乂即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

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

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已當處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于干戈所以計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如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惟天聰明至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
 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又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
 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
 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
 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
 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
 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開口非欲起羞而出
 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
 笥易以與人則不可不謹干戈計有罪則因以省躬四句皆是審惟甲
 冑起戎蓋不可有國防意也干戈惟口起羞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節
 呂氏曰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上二事人加於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於
 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知羞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干戈於在
 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
 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王氏曰衣裳所以彰有德無德
 而賜之則不如其已故宜在笥○陳氏經曰當在察於篋笥之時王之用明當
 在乎此○陳氏大猷曰信於此能明其所常用乃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起戎等
 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
 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八鄉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
 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
 也○案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

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
 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憲天聰明矣○愚謂至聰明者莫如天能法天聰明者莫如聖聖則聰明與天
 一而臣民莫敢不敬順矣然世之聰明者多明於人而暗於己故必先自治然
 後可以治人自惟口起羞至乃罔不休聰明之見於修
 己者也自惟治亂至惟其賢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

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
 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
 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矜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惟
 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墮矣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張
 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平兵事則兵有
 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平農事則農
 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恥過作非母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母恥過誤而遂
 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恥過
 而作非則遂非而為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

惟厥攸居政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
 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之言雖為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
玩味無不切於己者西山記

亂事神則難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明傳

陳氏曰黷祀將以為欽不知反所以為不欽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患預防非聰明也啓寵者過非聰明也事神則難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皆有其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如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

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

言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言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

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

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南軒云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此特傳說告高宗耳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才也此等議

論儘好道夫南軒答朱元晦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

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真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傳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以

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履之耳此為已知者言

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

誠為上何患於行乎〇李氏曰高宗望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〇新安陳氏曰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答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答在王

不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後始不為徒從也又案知對行言古所未發自傳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為萬世學者為學之法程蔡氏於此等處殊為忽略不過以得於耳解知字以信之解忱字愚以為未也觀南軒復文公說知字如此其重而文公稱賞其說如此則可見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於河自河往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于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合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通志堂

書傳卷之三

三

三

三

子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遜于荒野據

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子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遜

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

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

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傅說

取當日之治傳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不又惟賢

食言必相蘇氏曰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遜去使

所卒業乃相說也古註謂武丁遜于荒野使為太子而遜則為吳太伯豈復

乃祖蘇氏兼君與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武丁即位初佐之者猶甘盤也

蘇氏曰想自免喪而遜去況下文爾交修予罔予棄蓋高宗恐說亦效甘盤棄之而去也以此見蘇說亦宜兩存之

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

子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心之所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

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

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

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

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說曰王人求多聞時

作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必聞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

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

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修若如此說資質好便養成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

說曰學于古訓止匪說收聞古訓何消得讀他做甚底蓋聖賢說出

道理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賜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息齋余氏曰王人只從古註謂王者君與義同○王氏肅曰王人猶君人○呂

氏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非徒為觀美也夫而建立大經綸大業彌綸大

業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

之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明理則見

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

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

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稽

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

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

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事細心中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

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以爲

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

又戒以介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簡易曰君子

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舊有人來問事他略不虛

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全不聽得實孫

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新安陳氏曰驕與怠最害

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厥修所以

不也呂氏曰爲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便與爲

學工夫相背陳氏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疑惟允懷于此篤信

不忘則來者積聚不散來如日知

其所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修罔覺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敦學于學者

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矣或曰受教亦曰敦敦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

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

爾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

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敦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

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又曰傳說此段說爲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

痛切因說學半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

一委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先生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

說呂氏恭亦如此說某舊爲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

新巧大喜之先說王人求多問時惟建事此是人君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

又一面窮理義後面說得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實語不應中

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如數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

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

他這數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

典于學其德之進不知覺而自進也

一隅學者以三隅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

半固賴提指之功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說言及此蓋恐高宗全倚之耳聖賢

著書垂訓只說得上一半工夫若下一半在學者當自體會○真氏曰敦之與

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一念終始常在於學

無少間斷然後德之修有不自知者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

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非有

通

堂

曰以之說未見其為奇險且與念終始典于學相屬姑姑存之以俟商
氏曰修乃來者可見修罔覺者不可見惟其有可見之功此厥修之
不惟其無可見之迹
此德修之妙於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雖法愆過也言
必監于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
蓋十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大猷曰德修罔覺則德盛矣必監先王成憲始能無愆何邪蓋先王之道
法度皆成憲之所在歷萬世而無弊者也佛老之學其疑神坐忘亦幾於德
而覺者矣惟不知監先王成憲故學其所學而非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
王之德是以流弊不可勝救○呂氏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皋陶
乃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德
又列於眾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非
彭氏曰大臣以己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
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陳氏大猷曰君莫大
於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
之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八元八凱則高辛高陽之才于史記禹稷
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皋陶子皋陶即高辛才子庭堅也周以
少觀為重武王兄弟九人皆列為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為上公一時大
下若漆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

纂註

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逮至春秋孔門
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聞親新間舊矣周公諒亦知其
不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數求哲
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亦賢傳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
則有德是親故不間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
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為世
法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

至北又以股肱惟人為喻

纂註

新安陳氏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謨而相
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

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

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

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
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

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信無嫌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傳說爲

佐果無愧於成
湯伊尹也宜哉

韓錄

惟后非賢不又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
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也

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荅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邪。荅或人伊尹
甲便與傳說告禹宗不同。伊尹之言。導以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

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
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

高宗彤日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禋已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

爲題今文
古文皆有

高堂隆曰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雉雉升鼎皆
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是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及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祖已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
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上
蘇氏曰武丁不
修人事數祭媚

神又豐于親廟儉于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傳說祖已皆先格而正之○孔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

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王氏曰：祖考罔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新安陳氏曰：案此諸說，不過當先洛王王而改王其事，以不必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

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典上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

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永不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

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
民有不若德不聽

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書傳卷三
四
服其罪譴不改過也
乎命者
通志堂

通志堂

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雖雖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儼福於神不若德也讀於祭祀傳說當以進戒意或改不聽罪也雖雖之異是天既乎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乎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其如我何邪

纂註 孔氏 豐于近

司主廟祠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氏曰昭考也謂禘廟○陳氏經曰為雖雖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及民末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厚亦過也精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豐飛雉隨即應之此雖過天之愛君甚速也黷於祭祀禮煩則亂說已知高宗之偏在此言哉惟難後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氣質偏厚者尚難變乃知行之果為難也此篇為維作而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之道示之非祖己諷諫不敢直言蓋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

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誥體也今古文時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設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輯錄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後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心來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卹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般說得平簡錄問西伯戡

黎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為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銖案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戰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二黨在朝歌之西北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近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大戎伐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音相近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先生答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關之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這事勢便自是往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昏迷耳道夫問孔氏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乎平競了紂固無道然亦分明言事勢不容往不待了仲祖告成湯曰桀我邦于有夏此非辜則仲祖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迪率典廢 新安陳氏曰詩曰自天降饑饉明矣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人壞常法也 不有康食為天降饑饉明矣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為私欲所蔽而不能省察也惟不自省察其天性是以不導迪率循乎典常凡此皆謂紂耳 今我民罔弗欲

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

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今乎今王其無如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

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紂既

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眾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

於天未喪斯文桓桓 匡人其如予何是也 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

漢唐中主斷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

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

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見 **張氏曰喪亡不俟終日將**

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陳氏曰善有善之功言不旋踵而亡也○葉氏曰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陳氏曰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王氏十朋曰指乃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辜功**

猶言罪狀。○蘇氏曰：功事也。指視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況於天乎？○呂氏曰：伊反歸于家，亦無咎。周之辭大凡作事，黨友親姻以為是，未必是。至仇敵亦以為是，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也。○新安陳氏曰：指乃功當屬上文，傳連下文，解之文勢未順。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詰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古文皆有。

當在圻內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呂氏曰：天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陳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存見於悲傷惻怛之時。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

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遂，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亦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唐孔氏曰：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王氏肅曰：箕子紂諸父。○家語曰：比

紂諸父。○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孔氏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我紂也。○釋文以酒為凶，曰：酗。○呂氏曰：沈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己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新安陳氏曰：敗于下，對陳于上而言。祖宗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忝厥祖甚矣，深歎傷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穴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

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穴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眾暴寡，方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于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之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

顛隳，若之何其。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耄成之人皆遜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持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曰我念商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逐出於荒野言愁悶汝無指意告我商邦
顛隕墜如之何其救之○呂氏曰欲逐荒野使耳目不聞見紂所為○張氏
曰此微子有去之之意○蘇氏曰我其奔走去國若狂入然○陳氏經曰發出
狂疾言憂之甚老成皆避留者父師少師耳○陳氏曰其語助辭齊魯之聞聲
讀如姬記曰何居義與此同○新安陳氏曰
今爾止何其傳作一串說下來文意未順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

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
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昊天
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
有甚之之
孔氏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新安陳氏曰紂之惡皆原
於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咎之辭惟紂之沈酗方興
而未艾下民化之無怪其為敵雖亦方興而未艾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

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其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
黎老者也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曰沈酗昏迷故當畏者皆無所畏無所畏
則無所不至矣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

儀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牲
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
儀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
豈特草竊蟲穴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蟲穴之語
竊竊實則用當為簋簠之實謂黍稷稻粱○息齋余氏曰周禮小宗伯掌五禮
之禁令與其用等註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是牲與器皆可謂之用也春秋僖
十九年却人執鄫子用之謂之牲也然則所謂犧牲牲用乃
一物而異名耳蔡氏以用字屬下句使兩句皆不成文何邪
降監殷民用

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讎斂若仇敵摶
行而不怠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
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
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論喪我
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
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
賢勸帝立之帝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
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
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隕之語
子之意尚欲彌縫諫紂謂我言所以不行有舊云立子之疑也今王子若逃心
于外則紂疑忌之心去而吾言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不出我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論喪我
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
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
賢勸帝立之帝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
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
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隕之語
子之意尚欲彌縫諫紂謂我言所以不行有舊云立子之疑也今王子若逃心
于外則紂疑忌之心去而吾言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不出我

雖言必不見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之禍恐不獨在比干尚何宗祀之可續乎故曰我乃顯隋○陳氏經曰忠臣之於國明知天命之將絕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其亡者○新安陳氏曰發狂毫遜以爲微子若狂若毫遜而去亦通蓋微子本有欲去之意故箕子於此深贊其去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而無復言者蓋箕子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者歟○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案左傳楚克許許公面縛衡轡繫經與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醢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持去其位而逃遜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錄問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于一段錄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當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噴毫無所致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心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去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

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三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隳然箕子以爲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遂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強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生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意比干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從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因之偶不死耳紂因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伴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因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

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我兩人故吾舊所
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
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
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避逃
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居固
為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為元子又居危
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
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先生答曰此說得之史記
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
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
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
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答李時可箕子比
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小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
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
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郵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
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
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寓中間所解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
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
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為無所據
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
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答嚴時亨問比干之中方始謂
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曰詳味孔子之言恐不只是一事之仁答李堯卿

張氏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
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
箕子微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
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此干以死自誓無足為疑而箕子不免云云者重去
就之義也○張氏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于先王比干
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伴狂俟紂悔過以獻于先王後世以死生為
重古人以義理為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為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為
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李太白比干廟碑
曰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
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
之謀總其一心之眾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
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繫豈不重歟孔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言歟頃之
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
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真力焉故同歸
諸仁各順其志○柳子厚箕子碑曰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
已去而紂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
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五峰胡氏曰堯舜與
三王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然大君人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
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為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
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知變之過矣使帝乙而知是道商之卜
世猶未可知也○武夷熊氏曰天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

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一代之風俗為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伴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凍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微子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伴狂意柳宗元之論亦深有以察乎其心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詰諸篇班班可睹陳同父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者已死其遺播遺黎真是至死不貳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疋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言論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以已也

書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